

天涯玫瑰
Tian Ya Mei Gui Cong Shu

TIAN YA MEI GUI CONG SHU TIAN YA MEI GUI CONG SHU

[意大利] ● 翟 然 / 著

远嫁欧洲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● 天涯玫瑰丛书

远嫁欧洲

〔意大利〕翟然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嫁欧洲/[意大利]翟然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1999

(天涯玫瑰丛书)

ISBN 7-80120-384-4

I. 远… II. 翟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3062 号

● **天涯玫瑰丛书**

远嫁欧洲

著 者/[意大利]翟然

责任编辑/牧 晴

装帧设计/李志国

责任校对/雷一平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开 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12.25 字数/260 千

版 次/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/3000 册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

ISBN 7-80120-384-4/I·62 定价:18.50 元

楚江南

千万恨，恨极在天涯，山
月不知心里事。水风空落眼前
花，摇曳碧云斜。

——温庭筠

写在前面

当生活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时候，你知道哪种可能性将是你无悔的选择？仔细想想，这真是一个令人惶恐的问题。

茫茫雾海中的前走，看不清方向的惟有自己吧？此时，虽然没有背水一战的悲壮，却也会挥出一袖的苍凉。孤魂一梦，梦访天涯，天涯飘零苦。孑然一身的女人霜尘万里，月夜凭栏。为谁风露立中霄？算得上侠骨柔肠的我，一根柔丝总替女主人公紧紧地绷着。谁让我们都是拿得起、放不下的俗人呢。

爱情大多是发生在别人生活里的故事，眼泪也多掉在别人的故事里。不过爱的故事看得多了，会发现结局概为两种：结婚或者分手。浪漫的色彩多少都有些粉饰的嫌疑和褪色的危险，那么，对你我而言，最保险的——最有价值的，便是能够拥有如本书中的主人公那样的一份问心无愧的平淡从容。

牧 晴

目 录

第一章 无效的离婚证

我一见他这种表情就怒不可遏，一切都是他造成的，现在他却无辜地不行！我本来没打算说我们结婚的事，可一看他这无辜的样子我就忍不住了。我拉起他的胳膊，指着 he 手腕上的手表问他：“这个手表是不是不走呀？！你上次对我讲的‘明天就结婚’的事，可一个世纪的明天都过去了，你是不是想跟我开玩笑呀？！我这人可没有求婚的爱好，当初咱们说好的事，如果你不想办了，把话跟我说清楚，咱们散伙！”/（1）

第二章 我比你傻

我刚一阻止他，他就吼我：“扶着梯子！把嘴闭上！这是我的家，不要你管！”说完这话他大概觉得不太好，低头看看我的脸，见我面有愠色，赶快自己纠正道：“呃！呃！是我们的家！我们的家！”见我两眼还瞪着他，就赶快用手指指我，讨好地说：“不！不！是你的家！你的家！”/（53）

第三章 潇洒走一段

我很讨厌乔万尼的这副嘴脸，动不动还骂中国人穷，好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沾资本二字人人都是大亨，于是我走到他眼前对他说：“我们中国人这儿穷，但这儿阔！”我先用手指指口袋，再用手指指脑袋。乔万尼把脸使劲凑近我，做出一副对眼的样子说：“你出去买东西告诉人家你这儿没钱，而这儿有一堆财富，看人家给不给你东西?!”他在我跟前很得意地指完屁股指脑袋地比划着。/(107)

第四章 无缘的“简·爱”

我突然感到一种恐怖，觉得乔万尼外倾的身子沉重得都能把我带下去，我哪里拽得住他。而且他要是真的往下栽，我可拉不住他，我要是不松手就将是陪葬，要是松手就是谋杀，那可就是有嘴难辩的事儿了。想到这儿，我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：“啊——！不行啦——！不行啦——！”/(151)

第五章 绅士家的狗

她抬头向窗外瞥了一眼，正好她亲家身上的那件红披风的一角在她视野的边缘闪过，紧接着就消失了。她知道她亲家要去哪儿，她最近发现个秘密，每天这个时候，她的那个亲家擦脂抹粉，穿着一条盖不过膝的裙

子，骑车到楼后马路斜对面的那个小铺去，有时好像也看不见她买东西，但她总是准时地去那儿，一小时后准时地回来。/(193)

第六章 谁给谁亮红牌

韩怡下了车一句话没说站在那儿就哭了。我看了一眼乔万尼，心想他可别这个时候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，于是我上前敲了敲他的车窗示意他先走，他看了我一眼，不但没走反而下了车，来到韩怡跟前对她说：“哎！哭什么！离婚是件好事呀！美国人讲话了：我已经向离婚迈出了第一步——结婚了。你这已经走完了全部里程，应该高兴！进屋吧！进屋吧！”/(237)

第七章 旗杆与遗产

乔万尼把眼镜摘下来一边擦着一边不看我地问我：“你见过遗产么？！你知道我们所说的遗产是几位数吗？你活这么大见过多少钱呀？！别在我这儿瞎插嘴！”我一想，哟！听说过他老婆有钱。看样子还不是一般地有钱，乔万尼还问我知道不知道她的遗产是几位数？！几位数呀？！我心里琢磨着，别说他这么一句话勾起了我的欲望，我还真想知道。于是探头探脑地问了他一句：“你老婆的遗产是几位数呀？”/(293)

第八章 “葛朗台”的婚礼

彼得刚刚听我说完，就皱起眉头瞪着眼珠，边大声叫着乔万尼的名字，边慢慢转过头去盯着乔万尼的脸。

“你跟她结婚戴你前妻的结婚戒指?! NO——!”彼得摊开双手哀嚎一声，然后紧紧抱住他自己的脑袋。/
(339)

第一章 无效的高婚证

早上迷迷糊糊地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在脸上，努力地分辨一下，肯定那不是梦，我才把眼睛睁开。

见我醒了，乔万尼赶快把伸在我鼻子底下的那只手缩了回去，并直起身微笑地站在床前看着我，乔万尼人很高大，红红的脸，一副健康的样子，虽然他七十多岁年长一倍，但心态很年轻，讲起话来很是风趣，走起路来也铿锵有力的，所以给人感觉不像那么大岁数的人，他说他已经是第五次进来了，说的时候还举起右手掌左右晃动地强调次数，同时把床头柜上我的那只手表递给了我，让我自己看时间，看表的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意识到现在的我真是身在它乡了，只不过从心理上来说没有那种为异客的感觉，而是感觉到家了。

我是为了跟乔万尼结婚才跟到这古老的埃斯佩利亚半岛来的，这里有一方寸土将是我的家，在这世界上，有什么地方能比呆在家中更踏实更自由呢，或许正是因

为这个缘故，昨天我一到这儿便倒头大睡到今天，到现在快睡了一圈儿了。

见乔万尼出去了，我也披了件睡衣走上阳台，刚一出房门，就感到整个身体立刻被地中海五月的阳光烘得暖暖的，难怪《我的太阳》诞生在这里，这样想着，我的心也随之温暖起来。

“知道《我的太阳》吗？”乔万尼转身问我。

“不但知道而且会唱！‘还有个太阳，比这更美’……”我唱了两句，便在阳台上的那个白色的荡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啊，我的太阳，那就是你！”乔万尼接着往下唱，嗓门甚大，音色也不错，听起来有点儿帕瓦罗蒂的味道。

“今天咱们干什么？”等他唱完我问。

他听到我的话后，在我的身边坐下，这一坐，使整个椅子往下沉了几公分，有那么两三秒钟我们同时都在判断这把荡椅是否能禁住我们两人，确定没问题，我们才又同时向后靠去。

“先说正经事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想他一定是要谈我们的婚事了，因为那事儿是最正经不过的了。

“给你起个意大利名字，这样别人叫也好叫，记也好记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他说的竟是这事儿！我一想，也好，听他给我起个什么名字，于是我说：“好啊！你说我叫什么吧？”

我想乔万尼一定会在“简爱”或“贝阿特丽彩”两个名字里给我选一个，因为以前每次给我写信时，他都这样叫我，我希望他叫我“简爱”，因为我很喜欢《简爱》这

本小说，特别是简爱的性格，所以我期待着乔万尼这样叫我，我看了一眼跷腿坐在我身边的乔万尼，他手杵着下巴，歪了一会儿头，说：“就叫你达尼娅，你看怎么样?!”

“叫我什一么—?”我怎么听乔万尼像叫我大娘!

“达尼娅!”

噢—!我感到好失望!“达尼娅!达尼娅!”我低声重复了几遍，觉得这个名字不怎么样，因为用意大利语说出来，“尼娅”两个字只发一个音，所以听起来好像在叫“大娘”。

乔万尼见我不吭声，便问：“你不喜欢这个名字?”

我笑了笑说：“干吗不叫我‘简爱’?”

他侧过身子瞪大眼睛看我半天。“你是希望我家里着火，还是希望我变成瞎子?!”说完他伸手搂住我的肩膀使劲笑。“我告诉你吧!”他把搂着我的两只手松开，比手划脚地说：“英国那块地方天天下雨，英国人整日生活在那种阴雨天里，心理很压抑，精神都不大正常，他们写出的小说你居然还喜欢!”

“那好，叫我贝阿特丽彩!”

“为什么?因为她曾是但丁的恋人?!”

“对呀!”我说：“但丁终生未娶不就因为恋着贝阿特丽彩么?!”

“谁说的!但丁终生未娶是真的，但他一辈子身边也没断过女人!你呀，别胡思乱想啦，我看你就叫‘达尼娅’挺好!”

“你知道‘达尼娅’听起来像汉语里的什么音么，像是‘大娘’俩字。”

“怎么讲?”

“‘大娘’是你对比你母亲年龄大一些，但跟你母亲是同辈人的称呼!”

乔万尼听我解释完哈哈大笑，他扯着嗓子用中国话叫了我一声：“大娘!”然后让我准备吃饭。

午饭桌上，乔万尼说要问我个重要的事情，我估计这回该谈我们的婚事了，因为这对我和他都是个重要的事情，没想到他说他在信上曾谈到的让我学打桥牌一事，这么久了，问我学会了没有?我摇摇头。他站起来走进书房，在落满灰尘的高高的书架上翻来翻去，最后从里面抽出一本书，出来递给了我。我看了看，是一本《桥牌入门》，我翻也没翻就随手放到一边，接着吃我的饭。乔万尼显然对我这个举动不太满意，他从椅子上欠起身把那本书拿了过去，打开翻了翻然后举到我的眼前说：“这上面写的一点儿不难，你好好看看，下星期咱们去桥牌俱乐部!”我虽然嘴上答应着，但心想这人真怪，我刚到这里他也不谈谈我们今后的事，上来就要我学打桥牌，看来乔万尼是个很爱玩儿的人。学就学吧，我对自己说，我将来要跟他生活在一起，也就是说要陪着他，陪个爱玩儿的人总比陪个爱生病的人强。

一周后，我上牌桌了，但只作为一个候补人员，即：当乔万尼实在找不到对家时才让我上。上了桥牌俱乐部的牌桌后，我发现这儿的人打桥牌的劲儿与打桥牌的水平成反比，玩儿的不错的人从来都是一声不吭，像是可有可无；玩儿不好的人总是牛气哄哄，动辄大喊大叫，而且我还发现乔万尼就属后者，桥牌似乎对乔万尼很重要，每周三四次，从午饭后便去俱乐部，一直到半夜一两点才回

家。

很快我在桥牌俱乐部的牌桌上就由候补变成正式。

日子似乎过的很轻松，晴天打高尔夫阴天玩儿桥牌，晚上跳舞早上睡觉，闲事整天忙，正经事却得插空干，本想安安静静生活的我，却变得比谁都忙。我决定这一周不去打牌，乔万尼想去打牌，让他自己另找对家好了。我拒绝去玩儿牌不是因为生活的昼夜颠倒，而是我自己心里有点儿事得琢磨琢磨。在国内时，和乔万尼说好我先来意大利，然后六个月后我们在这里结婚。可我这次来意大利的签证是学习签证，并盖有半年不得延长的印章，这就说我在意大利逗留期只有六个月，以后怎么办，乔万尼没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很想问乔万尼，可我又觉得要是问他我们将来的事，似乎就是在问他什么时候结婚。结婚的事应该他来问我的。眼下三个月已经过去了，还剩三个月，我决定再等一等，看看乔万尼有什么反应，同时做出一些行动，促使乔万尼为我的事做出反应。而我所能做出的行动就是少说话，并对乔万尼的任何提议都反应消极。

我一周没去打牌，乔万尼也没去，但他只不过是没去打桥牌而已，把那些时间用来在酒吧里玩儿扑克，到外面去打地滚球，每天只有在三顿饭及睡觉的时间里才能见到他人。

星期天从下午起，乔万尼就说晚上要出去吃饭，我听见了但没搭他的茬。到晚饭的时候我照样像往常一样准备了晚饭，并摆好了桌子。乔万尼回来后，一进门就对我叫道：“换衣服！换衣服！咱们出去吃饭去！”我指着桌上的饭菜，说反正已经做好，没有再出去的必要。乔万尼没理我，夹着外衣自己先进车了。我没明白为什么今晚他一定

要出去吃饭，既不是什么节日，又没有任何理由，再说家里饭也已做好，可既然他要出去吃，那我也只能奉陪了。一路上过了好几个餐馆，可乔万尼还是不停地往前开。我心想，他这是去哪儿呀，莫非与什么人事先有约？但我已经告诫自己少跟他说话，所以使劲忍了忍没问他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突然觉得他好像是朝桥牌俱乐部的方向开去的，等我证实了我的判断时，车已进了俱乐部的院子。乔万尼停车时对我说：“今晚这里有晚宴，之后是比赛，最后还有夜宵！”我听心里气气的，他居然把我押到这儿来了！

一晚上，先是乱哄哄地吃饭，然后是吵吵嚷嚷地打牌，没等到公布名次我和乔万尼就告辞了，因为已是深夜一点半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对乔万尼说以后他要想玩儿牌，自己来不要叫我，因为我实在兴趣不大，而且实在意思也不大。乔万尼停了一下说：“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了？”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，而是问他再过几个月我的居留就到期了，到时候他打算怎么办？说话的时候我尽量把语气说的很轻松，不想让他知道这些日子这个事一直使我烦躁，我对他说完，便靠在椅背上，做出要睡觉的样子。有那么几分钟他没说话，但从他的沉默中我感觉到他很明白这件事。我不太喜欢他那种故作不知的态度，实际上还不如告我他无能为力算了。但事实上我是不相信乔万尼会没有办法的，他能把我弄来，就总有办法把我留在这里的。可能到时候就该说结婚的事了，我对自己说别急。可就在这时乔万尼却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到时候问问别人有什么办法！”他根本没想到结婚！我心说。他为什么没想到结婚呢？！我不明白，但我没问他，想等他自己说。

那一段我不愿意出去，自己没事在花园里除除草，弄弄花，或是沏上一壶茶，拿本闲书，往阳台的荡椅上一靠，悠悠然然。乔万尼照例每天出去，他要出去打他的地滚球，到酒吧去玩儿牌，他常说他的星座是人马座，是好动的性格，所以在家呆不住。我知道他是在给他自己找借口，所以从来也不答他的茬，但每次他出去都好像不忍心把我一人放在家里的样子，总重复他的星座问题，于是我告诉他就算他是看家狗座的话，他也一定会在家门外趴着，而不在门里趴着。

每天的黄昏时分，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先去菜园浇水，然后再到花园浇水。已经好几星期了，每当我给房后那几朵玫瑰浇水时，在离我几米远的篱笆的那一边，总有一双警惕的目光从树叶的缝隙跟着我转动，一开始是在离我较远的地方，随着时间增加一天天向我推近，终于，有一天那人走到篱笆墙下跟我打了招呼。

“你好啊！”他拉长了声音大声说。

我转过头去，只见一位七十上下的男人，个子不高，脸红红的，一个鹰勾鼻子有点酒糟，手里拿着一把花锄站在那里。

“您好！”我点了点头向他走过去，并握了一下他那只从篱笆缝里伸过来的手。

“你是哪国人？中国人，日本人还是南韩人？”

“我是中国人。”

“噢！又是一个中国人！”

我一听这话心里动了一下，“又一个中国人”！那就是说在我以前这里住过中国人，那她是谁呢？我当时很想知道，但想了想第一次和人家谈话不好问得太多，所以就

把好奇心克制住了。

“您去过中国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很遗憾，我一生走过许多个国家，就是没去过中国，现在老了，走不动了。”他笑着说。“祝你劳动愉快！”他朝我挥挥手，走了。没出几步他转身问我：“你要在这呆多久？”

我本想告诉他我是到这儿和乔万尼结婚的，住下不走了，但话到嘴边我犹豫了一下，改说：“要住一段呢。”

于是那人边走边说：“那咱们下次见！”便顺着花园的小径往回走了。

这是我在这个山上住了四个月后的第一次与居邻搭话。

晚饭后，乔万尼靠在躺椅上，我躺在沙发上跟他聊天。

“今天下午隔壁邻居跟我打招呼来着。”我说。

“是吗？！”乔万尼抬头看着我。“他说什么了？”

“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问我从哪儿来的。”我本想告诉乔万尼那人说我是“又一个中国人”，但想了一下把话咽回去了。

“别理他！”乔万尼对我说，“那人一天到晚没事干，就爱管闲事，他一见人还总爱说他有一半德国血统，要我看就他爱管闲事那劲儿，他的意大利血统在他身体里占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。知道吗，有一次他到我这儿来对我说，我林子里的草该打了，否则，如果有一天我林子里的蛇把他家的狗咬了，他让我蹲监狱！”

“那你说什么？”

乔万尼对我摊开手耸耸肩，做出一付无可奈何的表